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
彙編

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八十八冊

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彙編

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

湯逸佩 黃巖功 執行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民國時期文獻
保護計劃

• 成果 •

第八十八册目錄

藝鋒 吳劍光編輯 廣州：尖社出版

第一卷第三期 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一

第一卷第四期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五日……………三五

第一卷第五期 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六五

第一卷第六期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五日……………九九

藝術月刊 沈端先主編 上海：藝術社出版

第一期 一九三〇年三月……………一二三

藝文線 丁丁編輯 上海：藝文出版社出版

第一卷第一期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三五

第一卷第二期 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八七

第一卷第三期 一九三七年七月……………四三九

金針率丸

社 尖
次 一 第

(公)
(演)
(專)
(號)

日一月一年一十二國民華中

告廣演公人美與雄英

英國大劇作家

蕭伯納氏傑作

唐槐秋氏苦心導演耗費數千
金之

『英雄與美人』准二十一年一
月一日二日在本市光孝街正
光學校禮堂公演售券處各學
校及財政廳前華南書店

目錄

現代戲劇家蕭伯納

William Lyon Phelps 原著

張躡峰譯

『英雄與美人』事畧

張煜

『英雄與美人』職演員表

桶上筆記 (二)

槐秋

舞台勞動者的三部曲

知歸

幾句無聊的話

鳴傳

讀蕭伯納的『英雄與美人』後

羅雲

通訊

編後

現代戲劇家蕭伯納

William Lyon Phelps 原著

張躡峯譯

在英國文學史上，對於詩愛爾蘭雖然沒有什麼大貢獻，可是在散文方面，尤其在戲劇方面，愛爾蘭的貢獻是很重要而且很多的。英文散文最大的作家當然是 *W. G. Sebald*，由一六四〇年至一八九二年二百五十年內英國文學在別方面固然有了很大的功績，然而在戲劇方面，只有三個作家留傳到現在。其中有两个是愛爾蘭的 *Colley Cibber* 及 *Richard B. Sheridan*。一八九二年後，英國戲劇從新得了起死回生，但是我們仍然要感謝愛爾蘭人，蕭氏及王爾德。真正的英國人，太過浪漫了，所以他們能寫優美的詩；至於愛爾蘭人，易於衝動情感，所以他們能寫喜劇及諷刺劇。這種文章，倘若沒有清醒的頭腦及穩健的筆調，是不能夠寫的。

這個分析雖然奇異，但是很明顯地可以尋出在英國與法國文學上的不同。英國人清醒於政治，耽醉於浪漫，所以他們的文學史上充滿了詩歌及浪漫劇。法國人是熱情的，在政治上是易於改變，所以在文學上他們的理想是日新，及保守。他們有很多的散文家，法文對於散文是特別適宜的。惟在詩學方面，外人以為是很成名的法國詩人，而法人往往會不滿意。

除了蕭氏及王爾德外，今日英文戲劇更被 *Syngé*、*Yvain*、

Geary 夫人、*Dinny* 及 *St. John Ervine* 等貢獻到極其豐富。我已經遺漏了很多批評家以為很成功的作家，但是我這裡祇舉出在國際上的顯著者。在藝術的立場上做一個藝術家比較做一個愛國者及重要的名人更為重要。在愛爾蘭今日最大的人物，當然是 *W. B. Yeats*，但是他并不是戲劇家。

在某方面蕭氏與哈孟雷特適得其反。他倆都承認這個世界已不像樣子，但是蕭氏的最大歡樂，由於他的自信心，他是生來改革這個世界的。沒有一個人說人道是比他說得歡樂的。如果我們在應衆裡面，對於他的天才已如此欣賞，他應該更怎樣地快樂呢？——只有他自己是第一了解者。

或者在今日，除了 *Motley* 之外，沒有一個如蕭氏這樣的生存在理智的生活內。他不被公衆的感情所移易。我們只有公衆的情感，公衆的意見，但永沒有公衆的理智，理智，是詩的，對於群眾，社會，甚至於國家，是沒有他的地位的。理智是固定的光，一個人可以看見一團鬼火，但這鬼火原就不能供他去念書，或照示出一條道路。

或者蕭氏未必完全不會被公衆的情感所移易，在間接方面，他的確受了公衆情感的影響。牠，給他譏諷的資料，他可以同 *Touche-stone* 一樣說「看一個小丑是我們的酒肉；真的，

我們有天才的，負了很多的責任；我們一定要嘲笑，因為我們不能忍耐」。

他永不為公衆的情感移易他的使命，所以平常人類的感情，如血統的情緒，兒女的情態，愛國的熱情，偶像的崇拜，總之人們日中的理想，不能矇昧他的眼光。他在理智的空中過活，他直到四十歲然後才結婚。他能够看見愛國情感的壞方面，他拉拿破崙，彌撒，莎士比亞到凡庸的水平線上，他相信真金是不會露出光芒的。他下肉類，他最喜歡散心的便是一切的東西——除了遊戲。

在平時他不是不歡喜幽緻的寂靜。「站在海濱靜看着船兒出海，是件可樂的事；站在炮台的窓前俯瞰十坪上的戰爭及危險，也是一件可樂的事；可是站在真理的要塞上，那裡時時佈滿着清鮮的空氣，鳥瞰幽谷下的錯誤，猶疑，雨霧，狂風，是再沒有更可樂的了」。

我說在平時他喜歡這種幽寂，孤寂對於理智的生活，如避世主義者的生活是一樣有力的——當整個的社會被一個熱情的駭浪衝盪，像戰時的口潮，那時就沒有思想獨立者的地位了。愛好坦白的真理者，一定要為真理的別方面——忠——而犧牲這種理智的奢華了。一個人可以忠實於事實，而不忠實於一個使命，或一個人。

這些事好像真理一樣地不真實，
且亦不忠實於你自己。

整千整萬犧牲他們的家庭，他們的財產，他們的安適，他們的肢體，他們的生命，使那少數者——他們最可愛的——所有，只有真理，——覺得他們一定將這個可愛的所有來犧牲。這是戰爭的無數大罪惡之一。人不獨心痛，而且精神上亦受了絕大的痛苦。在世界大戰中，當我們站在那種因為戰爭而失了健康及動作的人們，和那種因為戰爭而失了骨肉的人們中，我們不能再說了；我們只有除下帽子沉默地向他們致敬。可是這裡還有一個悲劇——上了十字架上的心靈——很少有人能够悟解得出來的。由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如蕭氏及 Monty 這種人每日所受的痛楚，有什麼人能够知道呢！他們終身在理智的美妙熱情裡過活，可是現在他們的週邊却瀰漫了黑暗。

公理呵，你已跑進猛獸羣中去了，
人們已失去了他們的理智！

蕭氏所獲罪於天的，就是那種無論如何在那時將忠心及合作的道德減到最低度量的高尚的人們所獲罪於天的罪咎。這不能不算得是一個真的道德，在世界最危險的時期中，幾乎這才是唯一的真的道德。孤獨的哲學家可以不懼群衆的鄙怒，但是他一定要恐懼他的寂靜，因為他要嘔吐他的心血。仍然他的清朗要受着他的懷疑——是否他的道是唯一的道——迷曠了。

如果有人以為我描寫蕭氏的悲劇太過暗淡，我請他讀

傷心之家「Heartbreak House」的自序。這部書幾乎從未得到批評家的好感；惡意亦從沒有比不了解這件事更痛苦。除了幾句說話之外，——因為蕭氏的天才大過他的口味，——這篇自序如果我們不以恭敬的態度來讀，也該用同情的心來鑑賞，因為牠是在這個世界裡的一個進香者及一個陌生人的懺悔詞呵！

蕭氏畢生希望人羣聆聽他——他曾經用了種種的方法去告訴人們，他成爲一個戲劇家乃是一件偶然的事。他利用戲劇好似伊利沙白時代的人利用戲劇一樣。因爲在一六零零年及一九零零年戲劇乃是最高尚的表現，最好的意智交通的河流。像 *Barrie* 及 *Goswami* 一樣，他曾經做過一個小說家——在一八八零年前後，他曾作過很光輝的小說，只怪得當時的人對於他的作品不加以注意。當曾經介紹過很多高貴的文藝與英國的社會的 *William Archer* 送一部 *Cashel Byron's Professor on* 給大小小說家 *Stevenson* 氏時，氏即時爲之狂喜。「倘若他有其他的作品，請你即刻賜給我看。」在隨後的一封信中，「請蕭氏快點，我希望得到第二部」。

蕭氏早年的劇本，不爲人們所注意，所以由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八年，他在星期六評論報當戲劇評判的記者。幸而他的評論在一九零六年出版兩厚冊，書名「戲劇的意見和論文。」(*Dramatic Opinion and Essays*) 他亦寫過音樂評論：他的現代性是他爲易卜生及威革娜 (*Wagner*) 兩偉人努

力的結果而樹立的。

到一八九八年他始因兩部名著「不悅意及悅意的戲劇」而成名。由這年起，他被認爲一個戲劇家的成分多過劇作家，尤其是一個文學家的成分多過戲劇家或劇作家。除了他的作品本身價值之外，他舞台上的成功須歸功於巴卡 (*Barker*)。最初他是不願意接受巴卡的助力，他說這樣的一個人，斷不能夠了解他的作品。他要顧慮到金錢，而市賈之徒對於所用的代價及條件是很苛刻的。可是巴卡向蕭氏證明這種說話是說出來聽的。

在藝術上我們常常在各方面見到對於藝術不特誤解，而且甚至於反解，我們對於這事能不藐視公衆的意見麼！「白郎寧是一個哲學家，但不是一個詩人」，可是我們能夠再找尋得出比白氏更優美的沒有！「威革娜是一個賦有創作性的天才者，但却不能作出和諧的音樂來」，可是他的歌劇比較所有一切的歌劇混合起來在價值上也要勝過。「易卜生是一個嚴肅的儒怯的悲觀者，但是他不是一個戲劇家」，可是他的戲劇在歐美各大都會却令觀衆欣賞。「蕭氏是一個文學的諷刺者，及解剖者，但是他不是一個劇作家」——這句說話是多麼地荒謬，如果我們記得看蕭氏的 *Androcles And The Lion*, *The Doctor's Dilemma*, *You Never Can Tell*, *Fanny's First Play*, *Major Barbara*, *Man and Superman*, *Pigmalion*, *Cesare and Cleopatra* 及其他，在舞台上我們所得到

的刺激多麼濃厚呢！Major Parlane 第二幕的作者，絕對是一個創作戲劇的天才者。

在他未成名的時候，他時常辯論，在激烈派的集會裡，他一有機會便立登講台，就是到了現在，雖然他的聽衆，已由集會裡移到舞台燈光之下，但他最高興的娛樂，仍是在講台上時的身體動作。在講台上聽過他的人們，現在雖然已老，但仍然記省得出他的詞鋒的力量和暗示；但我却很喜歡他成爲一個著作家，因爲今日雖是英文舞台的黃金時代，但是舞台的環境如此狹窄，一千個讀過蕭氏作品的人，只能與一個看過蕭氏戲劇的人爲比例。

St. John Ervine 及 N. Vinson 均確認他們所受蕭氏的賜比較無論現代任何人爲多，他們承認他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大胆，最有毅力，最有效果的思想家。可是千萬人不過祇感覺到他在一個公衆娛樂的貢獻者——真的，他不過一個小丑而已。而言之，他的捧場者多過他的信仰者；但是今日世界所最值得討論的題材中之一個，便是蕭伯納應否得人們莊重的待遇，那就是一件奇異的事了。蕭氏應該負一部分的責任，因爲他的取材會形成這個紛亂的結果的；他的最熱心的捧場者主張舊約中的先知 Isaiah, Jeremiah, 及 Ezekiel 也不會比他更莊嚴的。

我不知道那一件事會令他更難堪，——當他成一個說笑者，或者坦白地去盲從他。將一個有天才的人來取笑，當然

是人羣的不幸，可是在別一方面，我們應該記得王爾德的話「在一所廟堂裡人人都應莊嚴，除了這所廟堂裡受人崇拜的神之外」。

至於他應否得人們莊重的待遇，這裡只有一個答案。藝術應受莊嚴的待遇的。蕭伯納是否是一個先知，且不必論，但在文學上他是一顆極燦爛的星。雖然微小的詩人不喜歡，可是在文學上欲成名的只有一條路，這條路便是美好的文章。人讀書之所以要讀蕭氏的作品，原因便是蕭氏原就是一個文學的天才者，他用日常所接觸到的東西來裝飾他的藝術。他說這樣或那樣是沒有分別的，他無時不摸索着讀者的興趣。所有他的主旨俱是蕭伯納——像一個大學生在學校裡選擇學科，不因學科而因教授，我們讀蕭氏的作品也是這個原故。當這個世界裡有如許之味的人和不可計算的乏味的書，忽然有了一個確實可以令讀者發生興趣的作家出現，我們不獨要用智識的敬禮去敬他，而且我們還要用熱情去歡迎他。也許他是觸怒了我們，也許甚至於振撼了我們，令我們說這是他最後欺騙了我們的一回，但是我們心中知道我們一定要再讀他第二部的作品。事實是我們不能離開我們的文學藝術家來生活；我們將他的地位提高到科學家和探險家之上。因爲我們知道要將單調的生活弄光明一點，他便是一個必要的人物。科學家由死亡裡救了我們出來，文學家却救了我們出了單調的生活。

很多人以為蕭氏是一個討厭者，但真的討厭者却是某一種批評家。這種批評家便是一個以為自己充滿了道德的振怒者，實際上他却是一個發壞脾氣的人；他自以為重要，實際上他只是在倒亂，總括起來，他不過是一個平庸的謾罵者而已。蕭氏從沒有沒落到這種田地。蕭氏是一個討厭者，正如良心是一個討厭者一樣。

當蕭氏清醒的時候，這個世界永不會酣睡的，一個蠢蠢的針刺是痛苦，可是當着一個人在雪堆裡冷迷的時候，蠢蠢的動作，乃是一件庇佑的事。每一個社會，每一個團體，每一個人，一定需要外界智識的反力。真正的教師，需有思想的學生比愚魯的為多；甚至在學校裡服從也不是無尚的道德。如果一個教師，隨地在他的教會中可以找出坦白反問他的說教的教友，這個教師所受到的益并不算淺。倘若沒有智識的反力，教師與牧師都會變成狡猾，懦弱，及難堪的。一個政黨也需要一個有能力的活動的殘酷的反對黨。耶教也受了很多決意消滅牠的人有價值的貢獻。上帝又何常不需要魔鬼！

那種信教皇不會錯誤的和那種覺得明顯的矛盾不會成為對於信仰一種不可移易的阻力的，不要向蕭氏投降。那個著名的警句適用在很多人們中也特別適合在這裡。教皇對於無論那一件事的決斷都及不上蕭氏對於各事的決斷。一個同時為世界上思想最獨立的人，及最堅決的社會主義者，我們對於他的思想的組織將怎樣說法呢？好像試現自由與平等在

同一的時間內，你須要決定你究竟選擇那個，否則你便會兩者俱失，你是不能夠得到兩者的。

Orison 將蕭伯納和咖啡作了一個很適宜的比較。「我時時都是這個幻象，我以為一個人的信條以他的飲料可以在平行線代表出來，酒可以代表真正的天主教，飲料可以代表真正的耶穌教，這些東西在他們裡乃是真正的安慰的及有力量的宗教。清潔的，冷酷的不知主義，(Agnosticism) 乃是一種潔淨的冷水，——一種美好的東西倘若你能够得到。最現代的，倫理的及理想的運動，可以用破打水來代表，因為他不過是一種泡影。蕭氏的哲學，正像純咖啡——牠可以做一種興奮劑，但是沒有靈感。現代的衛生的唯物主義很像那些俗話：人們不能夠用更強的語句來藐視牠」。

在 Orison 的警惕的語句中，我祇想換了一個字；我想用「營養」一字去替代那所謂「靈感」。純的咖啡是有靈感的，蕭伯納也是一樣；但他們都沒有營養的。可是這種個性的描寫仍然真確，因為 Orison 正在想着英國的咖啡呢。

歌德曾說每當他翻開康德的「純理性的批評」，他覺得像闖進了一間光明的房子。一般讀者和作者雖以較少的天才，但無論翻開蕭氏那種作品都會馬上發生這樣的感覺。

一個黨的立場及站在這立場上來希望獲選的候選人，對於一個黨員是沒有分別的，因為他始終都要投着普通的選票——同樣，絕對的個人主義者時時可以站在反對的地位。蕭

伯納原是一個人主義者，一肆意諷刺者，一反抗者，一破壞的批評家；「我不知誰是新教育部長」那法人這樣說，「但我已經討厭他了」。

個人主義者是沒有責任的，自然比較當事者過激一些。在這個世界裡。我們不要的東西比較我們得不到的東西為多，所以過激者像那種窮人一樣，永在我們中。一個人在一個現代的城市內行了一小時而不能尋出許多應該改革的東西，他一定是笨拙的觀察者。社會的過錯，好像箭豬身上的箭毛一樣多，這種過錯是很明顯的。用排斥的大斧，或諷刺的劍鋒，來攻擊這種過錯是很容易的；但是弄出一件可以行得的計劃來替代，那就難了。誰會這樣說，某種主義的鼓吹家，得了一個信徒之後，他對主義的信心就薄弱了。蕭氏的確是一個忠實者及能幹者。假使他即刻做了大英帝國的獨裁者，有絕對的權威，理想的世界即刻可以實現麼？我們有更好的生活麼？我不知道他的計劃是什麼？但我以為他的計劃實行時，他一定不這樣瘋狂了。

我們不能說，我們必需要人們像蕭氏一樣，因為以前的人不會同他一樣，以後的人亦不會同他一樣，他在文學史上是一個始創的及整個理想。但是我們需要他，如雅典之需要蘇格拉底；如中世紀教會之需要路德；英國之需要克林威爾；法國之需要革命；喬治第三之需要華盛頓。

我們所想和我們所需要是很不同的。

蕭氏書內思想叢生；每個有生命的思想，就是一個挑戰，因此他的劇本比較其他許多劇本為有趣味。牠沒有答案，但是他有很多問題。對於某種觀眾，他的劇本之末，乃是心靈活動的開始。他沒有給我們食料，但是他刺激我們的胃口。

在某方面，蕭伯納適和莎士比亞相反，在這種特別情形之下，他的戲劇和真正戲劇相反。莎士比亞表現出生命的各方面，我們不能知道他是一個耶教徒，或是一個不信神道者，一個貴族或是一個平民，一個樂觀者或是一個悲觀者。他的戲劇達到了客觀藝術的目的——在他的人物中沒有插入作者自己的身份，像在 *Parthenon Book*。蕭氏是完全主觀的，縱使他沒有寫了那種偉大的自序，但每部作品，每個角色，都是代表作者的身份的。他寫自序就是證明他的目的，他不特不掩飾自己，而且用種種方法，顯現自己出來。

他是一個大教師；如果你問他教什麼東西，我承認我不知道。教師的主要職責不是分派智識的，不是由他的腦袋移運事實到學生的腦袋去，而不要學生質疑的。教師的職責，是提醒學生的渴望。蕭氏的教法和許多大教師的教法一樣，是一種 *Paradox* 的教法。一個 *Paradox*，坦白的解釋，很覺謊謬，但是牠通常包含重要的真理。*Paradox* 是過度的注重，而每個教師都知道注重的價值。教 *Paradox* 的，有這麼樣的一件奇事；一件事在一個世紀似 *Paradoxical*，在第十

二世紀，或會成爲可信的真理了。『這是從前一個 Patriot 但是時間已將牠證明了。』

Patriot 的教法，是蘇格拉底，……，易卜生，尼采，白郎甯及其他在教育史上的大教師所用的教法。

真理是多方面的，各方面都須要注重。在戲劇中，主要的就是注重。Armstrong 有一次用他的特別口吻告訴我，『美國觀衆祇有四份之一英寸，在頭髮與眼睛當中的方位顯露出來，明白？一個戲劇家的職責是用一個楔子來攻擊那個方位，明白？』我明白。

雖然蕭氏是一個始創的作家，如果世界上有一個始創家的話，可是他受他的前人的影響很大。他受叔本華，尼采及易卜生的影響是很明顯的，甚至他自己也不否認；他所受 Butler 所賜，他很喜歡承認的。在 *Major Barbara* 的自序，他說：『Butler，在他自己的局部內，是十九世紀末葉最大的英文作家，他穩健地教訓人們宗教裡自覺的冷教主義 (Inodicism) 的需要和道德，并教訓人們恆久誠信金錢的重要。一個人幾乎會對英國文學史失望，當他見到這樣的一篇超群拔萃的英人生活的描寫，如 Butler 死後出版的 *Way of All Flesh* 所得到的影響是很微小的，數年後，當我們貢獻劇本與觀衆時，劇本中很顯明的含有 Butler 的異常的鮮明自由和遠大的意見。而我所得到的，祇有對於易卜生，尼采，稀微的譏笑聲，批評家似很慶祝我還沒有包括 *Mil-*

met 及 George Bernard。真的，英人不應該有偉人的，他們任由 B. M. 無聲無名地死去，但我祇是一個比較不重要的愛爾蘭的新聞記者，而他們任我像牛一般的拉去代我賣告白，結果在我生命裡加多一個負擔罷了。』他是很容易肩起他的負擔的。英人之任 B. M. 幾乎無聲無名而死去的原因，或者是他不肯將他的傑作在生前出版。

雖然盧梭與蕭氏的分別很大，盧梭的武器是情感，蕭氏的武器是理智，仍然蕭氏和現在的藝術家思想和作者同一命運，受盧梭的影響。盧梭不但是最大力量的人物，而且是現代的中心人物。人群被情感移易而難受理智驅使的証明，沒有比這十八世紀法國人更明顯了。我意料不到可以特別指出蕭氏所受盧梭影響之處，直到數年前，偶然在 *The Atheism* 得到一個見解，証明蕭氏的皮克馬林 (Pygmalion) 的動機是由盧梭暗示的。一個通訊員有這樣一段說話：

當德國批評家爲找尋 *Pygmalion* 時，於是試去尋求蕭氏皮克馬林和 *Pygmalion* 的一套劇本的關係，他們忽視了一個更明顯的暗示。盧梭的小歌劇皮克馬林有這幾行（皮克馬林說）：

『我已誤了：我希望你是一個天仙，誰知我竟弄成你是一個女神』。

『他缺乏你的靈魂：你的面容不似消滅的』。

『皮克馬林，不要再崇信神了，你不過是一個平庸的藝

術家罷了」

“Je me suis troué : J'ai voulu vous faire nymphe, et je nous ai faite deesse.”

“Il te manque une aune : ta figure Ne peut s'en passer.”

“Pygmalion, Ne fais plus des Dieux, tu N'es qu'un vul gaire artiste.”

Dryden 的自序比較他的劇本好得多了；真的，他喜劇內的污穢和呆笨是不能和他的堂皇的序文相提並論的。有一次我聽 Mark Twain 用一種極嫺雅聰明的漂亮的態度向聽衆介紹一個演說家——這個演說家不能說出一個字，祇有在講台上發抖。如果 Dryden 的序文是爲空卷而作，人們對他更喜歡得多了。現在我不是說蕭氏的序文比他的劇文是較好；但是他爲序文的藝術所費的時間并不減少於他爲戲劇藝術所費的時間，這是對於他很有利益的。

他的序文不是常常好過他的劇本，但是有時却好過。真的，如果一個普通的婦人不會讀序文的，她對於「傷心之家」將作何感想呢？試想一個有知識的婦人，決意讀蕭氏的作品，原因祇爲辯護自己。她讀「傷心之家」而不讀其序文，她會發覺了什麼呢？她發覺一本一百二十二頁的乏味的不能了解的劇本，叫做「傷心之家」牠含有柴霍甫表面的不規則，而沒有柴氏的光耀的天才；繼後再有五個小劇本，內中之一

是 O. Flobery G. C.，祇有這本是配得蕭氏所作的。牠是一顆放光的寶珠，幾乎在拉拔堆中丟棄了。她無論如何研究，總不明白這本書爲什麼會出版。但我們可拿 G. B. S. 的國際聲譽去解答她的懷疑。

但是這些序文是一種最深刻，最始創的論文，在一個具有同情的人讀之更是一種最傷心的文章，這在現代的文學上是可以見得到的。牠應該存在，因爲牠是一個哲學家在戰爭時心中所發生出來的。

Auricles and The Lion 的序文在文學上，宗教上，經濟學上，社會學上和對於新約的解釋，都是一種貢獻。我們不必和他同意，但仍可以傾教於他。看見了我們偶像的毀壞者，蕭立在萬王之王之前，是一件多麼有意義的事啊。

雖然蕭伯納譏笑類似的自欺和武斷，可以沒有作者——甚至於在這自己吹牛的時代中——比他更自尊更武斷的。關於這點，蕭氏從未開罪過愛好他的作品的人，這個理由已經 Chesterton 解釋了。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一日的紐約日報，Chesterton 用他習慣的智慧和偉大說：「我不反對那大聲疾呼的自尊者，我反對一個溫文的自尊者；我反對他柔和地談他的瑣事；他說：『一道陽光令我的琥珀煙斗變黃金色；我覺得我不能離開我的煙斗而生存的』。我反對這種驕傲，只因爲他是過於驕傲。最愚蠢的一個人不能真的想像到我們對於他的煙斗感到興趣，所以對於他也感到興趣。但我可爲

一個武斷的自尊者辯護，因為他所服膺的是武斷的信條。教徒的信條（Apostles' Creed）不能當作是虛浮渺茫的，因為「我」字是在「神」字之前。信徒是在前的；但不久信仰阻止了他身份的長生，他於是給創造的旋風和復活的信號吞沒了。

一個戲劇家未必在收入方面成了功，然後在現代舞台上始有聲望，這是一件很明顯的事實。很多誠實的人確信一個劇本一定要爲了收入而寫的始能算爲一個劇本，在藝術上幸而這個思想不特不爲道德所允許，亦沒有事實可以證明。幾乎所有 Hauptmann 的劇本都是「失敗」；甚至在他前本土裡他的劇本沒有與他同時的作家的劇本排演得多；但是在舞台藝術及劇本作法，其影響是很廣大而深刻的。易卜生的劇本不常見於法英美的舞台上，但是現代的劇作家除了 Host ni 之外，那個不受他的影響呢。在別方面，一個非常成功的劇作家如 Noerset, Munchausen 竟沒有一點影響；現代戲劇史內，有沒有他的劇本 那完全沒有關係。在在藝術祇有實的地位，沒有量的地位。

蕭伯納在現代德國的理想戲劇（Dreams of Ibsen）內，他是一個有生命的力量，這并不是因爲他的戲劇時時現於德國的舞台——雖然他的戲劇也時時在那兒表演——乃是因爲現代德國戲劇界很熱心研究他。我希望，我知道，蕭氏的 Christus und Cleopatra 及巴爾（Pörr）的 Josephine 的關係。巴爾是現在仍生存的最有名的作者之一。他的 Das Konvikt 是這個時

代的偉大的喜劇。雖然有一部分美國觀衆看了改譯本或劣譯本不作如此想法。Josephine 乃是一套宏偉的戲劇，如果正當的表演起來。在 München 我看過一次，表演得是很動人的。關於拿破崙的描寫，在那劇本裡及那含有哲理的序文裡，真的令人記起蕭氏的凱薩的描寫，及在稍窄的範圍內，也可以記起在在 The Man of Destiny 的拿破崙的描寫。The Man of Destiny 寫於一八九五年，在一八九七年 Massfeld（這套劇本就是她寫的）曾經拒絕公演這套劇本。到一八九八年他才把這劇本出版。一九〇四年在德國，牠作第一次的上演。當牠出版那年，蕭氏寫成一本更大的劇本 Christus und Cleopatra，同年 Josephine 在德國上演。在一九〇〇年 Caesar and Cleopatra 出版。在表面上 Josephine 的創作是先於 Caesar and Cleopatra 的創作及 The Man of Destiny 的上演。可是這裡仍然覺得在這套德國劇本中及英國劇本中一定有些關係。Herlison 在他的偉大的蕭伯納傳內——這或者是一套最完備的生人的傳——這樣說就覺得滿意了。有這個德國蕭伯納 Pörr，如果不是跟隨蕭氏，他已經達到了蕭氏的平行線了。但這正是我所要知道的，巴爾與蕭氏平行的呢，還是在蕭氏之後呢？我們知道巴爾是很崇拜這個愛爾蘭戲劇家的，他說：蕭氏劇本上演的第一晚與 The Man of Destiny 劇本上演的第一晚，在柏林同時是一樣重要的事情，他很銳利的批評過蕭氏，可惜他的批評出版太遲，不能幫助我們解決這個問題了。